

作品
6



我爱，我不爱

朋友是一辈子的事
不管岁月流逝多久多远
我依然记取那份曾经共有的情谊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爱,我不爱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1

ISBN 7-104-01155-2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245 号

图字：01—1999—2902 号

亦舒作品集 我爱，我不爱① 亦舒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套

ISBN 7-104-01155-2/I·471 全套 45 册 定价：438.00 元

本册：8.80 元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现象”。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外国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杨本才一走进更衣室，看护人员便迎上来，“杨小姐，你来了。”

本才问：“孩子们今日如何？”

“加乐今日发脾气。”

本才套上淡蓝色袍子，洗净双手，一边说：“加乐最近情绪老是不安。”

“你去看看她。”

“是。”

本才推门出去。

护理室装修成幼稚园模样，墙壁颜色鲜艳，到处都是柔软玩具，老师正在教小朋友读字母。一见本才，老师汤巧珍高兴地说：“杨小姐，加乐在黑板后边。”

她们都觉得只有杨小姐才可以安抚加乐。

本才绕到角落，看到小小的加乐蹲在那里，身躯缩成一个球那样，在吸拇指，脸上还挂着晶莹的眼泪。

“加乐，”本才唤她，“加乐。”

加乐看到了她，轻轻爬过来，本才把她拥在怀里。

“对不起，我迟了一点，有人开快车，造成交通意外，啱，嘍一声，两车撞在一起，所以赶不及来。”她温柔而肯定的声线安抚了加乐。

本才轻轻拍打她的背脊。不一会，加乐沉沉睡去。

汤老师探头进来微笑问：“静下来了？”

本才点点头。

“也许你声音的频律对她有特别感应。”

“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日本是加乐七岁生日。”

“是，我也记得。”

“她母亲一早带着礼物就来了，大蛋糕、洋娃娃，与小同学们一起庆祝，加乐也十分高兴，可是忽然王太太一定要她叫妈妈，加乐不肯，一手丢开蛋糕，大哭大闹。”

本才默然。

“王太太也值得同情，试想想，女儿七岁，从未叫过一声爸妈。”

本才不便发表意见。

“王太太藉词回家换衣服，起身便走。”

本才终于说：“母女都不容易做。”

“加乐是全班小朋友中惟一毫无进展的一个。”

“多付点耐心吧。”

老师叹口气，“也只得这样。”

本才轻轻放下加乐，她已经抱不起这个孩子。

初初来儿童医院做义工，认识王加乐的时候，

她只有三岁，一点点大，可以轻易揣在怀中。

那时加乐刚被断为智障儿，陌生人可是一点看不出来，大眼睛，长鬃发，与常儿无异。可是相处久了，才发觉她精神目光，全不集中，长时间坐在一角独处，发起脾气来，除出打人，也打自己，十分可怜。

本才却与她一见如故，两人渐渐形成默契，她天天下班都会来看这个孩子，风雨不改，而到了时间，加乐会在门口张望她。

四年晃眼过去。本才从来没有见过加乐的父母，想象中他们大概不常来。

看护进来，抱起加乐，摇摇头：“又是浑身湿臭。”她需替孩子更衣。

汤老师叹口气，“看，还有人说，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正常的七岁孩子会做什么？”

“应读小二，会讲读写，懂得打扮，富想象力，游泳溜冰打球都已上手，如果勤练弹琴，可以奏出巴哈的小步舞曲。”

本才苦笑。

汤老师也感喟，“我七岁的时候，还会照顾弟妹，帮他们做功课。”

七岁生日。

杨本才想到她九岁那年已经在家长怂恿之下开第一次画展。

她被誉为天才儿童，直至十七岁时已彻底厌倦，情愿隐居避世。

今日只为一间出版社设计封面，有空的时候，

到儿童医院做义工。

在这里，她结识一班好友，汤老师是其中之一。

“你不用等加乐醒来了，她闹了整天，这一睡也许会三两个小时。”

本才颌首，“我到别处走走。”

护士长看到她，呵哈一声，“杨小姐，正想找你。”

“什么事？”

“医院新翼有一幅四十乘八的空白墙壁——”

“啊，我明白了。”

“杨小姐，全靠你啦。”

“打算怎么样？”

“请你率众住院病童用颜色填满它呀，不过，我们车马费有限。”

“不用不用，我乐意相助。”

“杨小姐真是好心人，请过来看新墙。”

本才跟着去研究。

“我会先做好设计草图给你拿到董事局开会。”

“杨小姐真是明白人。”

“给我一个月时间。”

“杨小姐，两个星期如何？我急于立功。”

本才见她讲得那么坦白，便笑道：“我尽力而为。”

填满那么一大幅墙壁还真不简单。

本才指指手表，“我告辞了。”

她想再去看加乐，折返护理院，推开房门，只见小床边坐着一个男人，背着门口，看不清楚容貌。

而加乐依然憩睡不醒。

这，可能是加乐的亲人吧。

她刚想轻轻退出，那男子却已转过头来。

本才只得点点头。

他却非常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加乐的父亲，我叫王振波。”

本才只得说：“我是义工杨本才。”

“啊原来是杨小姐，我一直想向你亲自道谢。”

“不用客气，我同时采访好几个孩子。”

“请坐。”

“我还有点事，失陪了。”

他连忙替她推开门。

本才心中惻然，那样文质彬彬的一个人，相貌清癯英俊，言语诚恳有礼，可是却终生背着一个痛苦的包袱。

她踏上吉普车。

车上电话响了起来。

一定是马柏亮，一听，果然是他，本才露出笑容。

“杨小姐，我在府上已经呆等了一小时。”

“对不起，交通挤塞。”

“我半生就这样报销掉，杨小姐，等你等得头发白，谁叫我爱上天才艺术家。”

“请做一大杯热可可等我回来。”

· 我爱我不爱 ·

“天气真糟糕可是？”

“天昏地暗，阴雨不停，令人沮丧。”

一边聊一边开车，十分钟后，已经到家门。

马柏亮在门口等她。

“你看上去倦极了，这义工不做也罢。”

本才揉揉双目，“的确伤神。”

“与病人在一起时间久了情绪自然会低落。”

本才不出声。

“今日又发生什么事，是哪个癌症孩子药石无灵？”

“听听你这张乌鸦嘴。”

马柏亮赔笑，“你来说说究竟有什么事？”

“是那个孩子。”

“哪一个孩子？”马柏亮莫名其妙。

本才微愠，“你从不关心我的言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嬉皮笑脸往奏效。

“那个叫王加乐的孩子。”

“对，想起来了，你说过，是名弱智儿。”

“很多时我凝视加乐晶莹的双眼，真想钻进她内心世界。”

“本才，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就该休息了。”

“是，我知道，可是有时我迫切想伸手进小加乐的脑部，把堵住神经给清除掉，使她恢复正常。”

马柏亮看着她，“做艺术的人想法时时匪夷所思。”

“我知道加乐的灵魂渴望走出来。”

“越说越玄，我没听懂。”

本才气馁，“马柏亮，你尽会吃喝玩乐。”

他一怔，“噢，这也是本事呀，对，到什么地方去吃饭？”

本才叹口气，“胃口欠佳，你找猪朋狗友去寻欢作乐吧。”

马柏亮无所谓，他立刻打电话四处约人。

本才从容地看着他忙。

这个人永远像大孩子，家中的老三，上面两个哥哥连同爸妈及父母一起惯坏了他，生活一直无忧无虑。

开头本才就是欣赏他这一点，无论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下子就振作起来：“喂，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他的世界里没有荆棘。

生活似一个大大的筵席，从一头吃到另一头，吃完了就踏上归途。

这一刻他一边咬苹果一边怂恿朋友出来陪他热闹。

在一起两年，本才渐渐觉得他无聊。

一次她问他：“天天这样无目的地寻找娱乐，算不算一种惩罚？”

马柏亮居然也生气了，“你开始嫌我。”

本才只得道歉。

本才窝进白色大沙发里。

她的家本来有三房两厅，此刻完全打通，光亮的一半做画室，另外一半是起坐间及寝室。

她不喜欢间隔，不设衣帽间，衣服全挂在架子上，似时装店的陈设。

· 我爱我不爱 ·

马柏亮来惯了也十分开心，满屋游走，有时在室内踩脚踏车。

这时只听得他大叫一声：“找齐人了。”

本才连忙说：“玩得高兴点。”

他取过外套吻别女友。

本才做了一杯甘菊茶喝，在画桌上勾划壁画构图。

忽而又丢下笔。说真了她同马柏亮何其相似，不然也不会走在一起，都是享家长勤奋的，上头有人支持生活，大树好遮荫，所以他俩才可以把时间精力用来寻欢作乐。

午夜梦回，庆幸之余，也不是不略觉羞愧的，故此决定到医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半夜，本才忽然惊醒，汗流浹背，极度不安，却完全不知因由。

电光石火间她想到小加乐。

推开窗，天已经蒙蒙亮，她二话不说，立刻驾车驶往儿童医院。

一早汤老师已经在护理室。

本才一进去即刻问：“加乐呢？”

汤老师答：“每个周末她都回家，你是知道的。”

“请把她家地址告诉我。”

“杨小姐，你先坐下，慢慢说。”

“我觉得加乐出了事。”

“杨小姐，我们不方便披露病人住址。”

“那么，请代我拨电话过去问加乐情况。”

“杨小姐，才早上六点钟，不大方便吧。”

“我真有不安感应，请你帮个忙。”

“唉，杨小姐，”汤老师按住她，“你太关心加乐。”

想了想，温婉的汤老师终于拨电话到王宅。

电话很快接通，可见加乐家人已经起床，汤老师说了几句，脸色忽然沉重，给本才一个眼色，意思是“果然不幸被你料中”。

“王先生，我们可以派人来看加乐。”

本才焦急起来。一方面坐立不安，一方面她的理智轻轻在斥责自己：杨本才，你是怎么了，你不过是名义工。

这时汤老师挂上电话，“加乐整夜哭泣不停，你去看看也好。”

她把地址写给本才。

本才马上风驰电掣赶去。

王家住在宁静路。

她的吉普车一停下，三号小洋房的大门已经打开。

王振波走出来招呼：“杨小姐，是你。”

他衣履整齐，神情憔悴，可见根本没有睡过。

“加乐呢？”

“请随我来。”

进屋便听见加乐凄厉哭声。

本才吓一跳，那孩子从未试过那样号叫，她随着哭声奔上楼去，一边喊“加乐，加乐”。

一个小小人形蹒跚地扶着墙壁走出来。

本才扑上去抱住，“加乐，什么事，告诉我什

么事？”

加乐把头埋在本才怀中，哀哀痛哭。

本才有常识，知道不妥，用手探加乐额头，使她平躺地上。

本才鼻尖滴下汗来。一碰到加乐胸口，她顿时尖叫。

本才轻轻按动，忽然抬起头对王振波说：“快叫救护车，加乐肋骨折断。”

王振波脸色煞白，立刻去拨电话。

本才把脸贴近加乐，“不怕，加乐，不怕。”

加乐呜咽，小小手臂扣住本才颈项。

王振波气急败坏回来，“救护车五分钟就到。”

本才大惑不解问：“发生什么事？”

王振波垂下头。

“加乐自高处堕下？”

王君不语。

“为什么没好好看住她？”

仍然没有回答。这里头有蹊跷，本才轻轻除下加乐衣裳，看到胸前一片瘀紫，分明由重钝之物殴打所致。

本才大怒，“谁打过加乐？”

王振波连忙答：“是我，我——”

本才凝视他，摇头：“不，不是你。”

这时救护车已经来到，佣人开门，护理人员抢上楼来。

加乐握住本才的手不放。

注射针药后那幼儿平静下来,面孔略为浮肿,双目半闭,张着小嘴昏睡,看上去仍然似一只洋娃娃。

本才落下泪来。她与王振波跟随救护车进医院。

急救室医生证实本才所说不讹。

他把本才拉到一边,“杨小姐,这件事里可能有虐儿成份,我们打算通知警方调查。”

本才尽量维持镇静,“医生,许多意外造成的瘀伤看上去都似人为。”

“你与他们家熟稔?”

“我与王加乐是好朋友。”

医生十分细心,“王加乐的母亲呢?”

本才人急生智,“出差在外国办公。”

医生沉吟,“我想跟汤老师谈谈。”

“请便。”

本才松一口气,回到病房去看加乐。

只见王振波捧着头独自坐在一角。

本才喃喃自语:“怎么带的孩子。”

王振波一震,但是没有抬起头来。

本才叹口气,握住加乐的小手,“既然孩子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应该鼓起勇气,接受事实。”

仍然没有回应。

“殴打智障儿至内伤,令人发指。”

王振波喉咙发出浑浊的声音。

“社会福利署可能会带走加乐代养,我是为着加乐才替你们隐瞒,孩子总是有父母的好,你们宜速速悔改。”

· 我爱我不爱 ·

本才的声音越来越严厉，自己都吓一跳。

这时，汤老师匆匆进来。

“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加乐在我们这里四年，从来没受过伤。”

本才站起来，“是意外。”

医生随即唤王振波出去谈话。

这时汤老师悄悄说：“王先生面如死灰，懊恼得似要吐血。”

“这件事里人人都可怜。”

“王太太呢？”

“问得好。”

汤老师说：“加乐休息几天便会复元，其他的小朋友会想念她。”

“这边有我，你回去吧。”

“你打算一直在此地陪加乐？”

“嗯，我把画桌搬到病房不就行了。”

汤老师点点头。

小加乐呜咽一声，但又沉沉睡去。

这时，本才忽然听见汤老师轻轻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怪女人，我亦经历过一段不愉快婚姻，做过七年猪八戒，从丈夫的衬衫皱没熨好，到孩子的功课欠佳，全部是女人的错。”

本才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禁骇笑。

“所以我怀疑这位王太太也有苦衷。”

本才说：“不过——”

汤老师接上去：“不过无论什么苦衷都不成立，她仍然是个坏母亲，可是这样？”

本才无言。

“孩子们在等我，我先走一步。”

走过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洋人说过，不要批评任何人，直至你穿上那人的鞋子，走上一里路。”

本才笑了，“这样，批评家可都吃什么呢？”

汤老师笑笑离去。

太阳没有出来，阴雨绵绵。

加乐醒来，揪住本才不放。本才一下一下抚摸小孩头发。片刻王振波进病房来，加乐看见父亲，神情忽然呆滞，目光充满疑窦。

本才轻轻问她：“你在想什么，告诉我？”

加乐不出声，躲在本才身后。

王振波轻轻说：“明早我要出门。”

本才十分无奈，功利社会中，名利实在太过重要，孩子在医院里已经获得专人最好照顾，他在与不在，亦不能改变事实。

可是，跟着王振波又说：“我到新加坡去结束工程生意，决定亲自照顾加乐。”

本才反而吃惊，她看牢王振波。

他说：“你讲得对，我不应再逃避现实。”

本才忽然很庸俗的吐出一句：“生活不会成问题吧？”

他笑了，“不必担心，我略有点积蓄。”

本才尴尬起来。

“我一两天就可回来，这几日拜托你了。”

“我乐意负起责任。”

第三天，加乐已可回到课室学习。